



「超人」背后是无数次自我超越

◆ 华心怡

开年的戏,排片有讲究。央视开年,更是如此。有人会说,冬奥会要来了,那么以冰上竞技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超越》登上央视,最顺理成章不过。没错,电影、电视,以及其他文艺表现形式,为求吸引观众,都绕不开靠情境与演绎调动人们的情绪。但常常,好本子、好演员便似一桌佳肴里的好食材,味道有了一大半的保证,而私人化的回味无穷,在乎那一小撮最后的提味,于艺术,那便是情怀的共鸣,精神的共振。《超越》中,三代冰雪人在奥运赛场上超越对手,超越自己,他们无疑是热血励志的。但感动一把之后,收干泪水之后,《超越》还值得更深地细说。

《超越》最具象,也最直接的呈现,便是超越。那是前赴后继、跨越30年的逐梦。竞技体育的本质,应该也就是超越,超越上一次自我测评,超越前一回面对面对抗,超越本赛季最好成绩,超越世界纪录。电视剧开头,美丽的松花江,时光闪回上世纪80年代末。北方大地,天寒地冻,银装素裹,江河湖海便成了天然的冰场。马丽饰演的短道速滑教练吴庆红带着板凳和当年的热门货随身听“沃克曼”开始“钓鱼”。2圈30秒,在这场“野冰挑战赛”中,她为了寻找有潜质的孩子,以“沃克曼”为“鱼饵”。那时,短道速滑正在探寻冬奥的可能,而它的练习者寥寥。同样是第一集,指针快进至2014年,轮滑少女陈冕取得了一场业余比赛的胜利,用获得的奖金买了一双短道速滑冰鞋。当她得知因为全国推进北冰南展,青岛新成立了短道速滑队且正在招新后,本应去参加轮滑定级赛的陈冕,偷偷坐上了开往青岛的高铁,但因为缺少家长签字的同意书,她被短道速滑队拒之门外。从无人问津,到全国冰雪,情况已是大不相同。

时间交错,人物交叉,剧情从一开始就抓人。但《超越》并不是为个人立传。横向,它以年轻的陈冕为线索,串起初创的南方省市运动员各具特点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冰雪产业参与者、老牌北方强队……冰雪运动南北通行的蓬勃全景扑面而来。纵向,双时空叙事,人物的命运感,故事的厚重感,清晰呈现。纵横之间,不同时代的运动员,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处世,相同的拼搏,新与老,更迭、传承、超越。它是群像的集成,三十年冰雪人的赶超,三十年冰雪文化的赶超,三十年家国的赶超。

《超越》超越了“主旋律模板”。人是最有趣的动物,并不是因为人是完美的。恰恰相反,那些小缺点,那些不可爱,成了你的与众不同。打磨明星人物,若除了光环,还是光环,是不够的。《超越》中,三代冰雪人,两位运动员,每一个都有“瑕疵”。陈冕的父亲,曾经的国家队队员陈敬业是冷硬严苛的。他不顾女儿的热爱,认定其没有天赋,阻断她的短道速滑梦。这样“说一不二”的爸爸,最终因为爱与女儿和解,更与自己和解。陈冕的教练郑凯新,是年轻时被吴庆红从野冰场上“钓”来的天才型运动员,曾获评价“路子野,人也浑”,但当上教练,风格却是别具一格,受到队员的喜爱。青岛短道速滑一姐罗竹君狂傲孤高,她要求不

住宿舍、单独训练,队伍参加所有国内比赛都要有她的名额,但当她从电视中看到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时,她与关系紧张的队友举杯庆祝,脸上的笑发自内心的。家庭、校园,天性,种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给这幅自画像添上了一笔,我们也因此成为今天的我们。陈敬业梦碎长野,婚姻失败;郑凯新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自小野蛮生长;罗竹君从小父母离异,外在的强硬包裹内心的无助。你在这一一个个真实可信的人物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从来不喜欢她,还看到了一直羡慕的他,但同时,你也看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物立住了,剧也就成功了。

《超越》超越了技巧。导演团队谨慎并克制地使用炫酷的新技术。肉眼不可见的微观镜头、高速镜头和夸张特技,统统被摒弃。在拍摄中,运动员和观众肉眼的真实视角才是基础,《超越》广泛地采用中景、全景镜头和跟拍镜头,最终的呈现不做作,不浮夸。无招胜有招,不只在竞技场,在电视剧制作中,这也是一种境界。技巧不再流于形式,而是与自身合二为一,自然流露,心、念、精神高度重合,才是高手之相。《超越》剧组对演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冰上特训,所有主演均能自主完成初级的短道速滑冰上和陆地动作,超过70位省队、市队短道运动员参与表演。《超越》走心,还表现在服化道上。譬如,除了东北特有的冻妆,人物造型基本少妆,甚至无妆。国家队队服不对外出售,剧组便1:1还原了多套战袍。而场景中的海报、横幅和奖状等,也基本做到了有出处,有依据。《超越》的“小心机”大概在每集尾声处,它加入了一段采访混剪,让现实中的中国冰雪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往事。

《超越》中的演员,也琢磨着超越。一个演员,若能塑造一个根深蒂固的形象立于人们的心中,是好,也是“坏”。好,自然是那个角色演活了,而“坏”,在于之后的突破变得困难。胡军的乔峰、沙溢的白展堂、马丽的开心麻花喜剧人物,深入人心。而在《超越》中,胡军是陈敬业,沙溢是郑凯新,马丽则成为吴庆红,他们是配角,那些年轻人才是希望,他们才是主角,十年磨一剑的起点,从他们开始。胡军说自己没看剧本,光听了这个故事就决定加入,“中国冰雪,让人热血沸腾”。他们,也似乎颇有说服力地获得了“新生”。

在冬奥会即将启幕之际,《超越》绝不仅仅是应景之作。冰雪在中国体育版图,是弱项,但我们却敢于做梦,坚定圆梦,任艰难险阻也不回头。摘取冬奥金牌,成功申办冬奥,让3亿中国人上冰雪,这些成就背后,是不妄自菲薄的追赶勇气,是脚踏实地的奋斗实践。《超越》中的人物,是成千上万运动员、教练员的缩影,也是亿万中国百姓的缩影,他们以满腔热血,一双巧手,挣出了新时代欣欣向荣的新生活。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我们所见,我们所梦

——动画电影《雄狮少年》观后

◆ 潘乐耘

这个冬季,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受到关注。尽管此前主角人物造型引发了争议,但我觉得它在弘扬现代传统文化的同时描绘了当代社会和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

纵观近几年国产动画电影,可以明显看到编导热衷于古典题材。不可否认,神话传说是我国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哪吒、孙悟空、白素贞这些形象以传说故事为媒介,对观众而言耳熟能详。《雄狮少年》却另辟蹊径,以舞狮作为整部电影的大主题。舞狮是形成于民间的一种传统习俗,特别是在广东地区,每逢春节等喜庆的日子,舞狮(醒狮)是必备的助兴节目,在今时今日这样的传统习俗依然被人们延续下来,传承的是每一代人的魂,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这部电影的主角阿娟从小被这样的传统文化熏陶,被舞狮的强悍气势所吸引,有位与他同名的姑娘在危难时刻用舞狮拉了他一把,让他和同伴们一起在练舞狮的路上前进,因此舞狮最终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把舞狮这项非遗再次介绍给观众,体现中华文化的自信,也让文化传统以一种新的形态再现。

我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现实生活的烟火气息,看见了我们正生活着的大街小巷。在影片中跟着阿娟骑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仿佛置身其中,那是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是我们每天能看见的日常。一位广东朋友告诉我,这部电影完全展现了她的家乡,引起她对家乡无限的思念,她说家乡的一切就是她不能割舍的部分。这部影片虽然选取了广东这个特定的地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那是离家再远也不能割舍的一份情感。

电影主要描绘了广东小镇和小镇上的人们,其中有像阿娟的父母那样的不得已和老人孩子分开,让他们留守在家,而自己背井离乡,为了谋生。这样的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据统计,父母有起码一方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有6000万以上。以上



海这座一线城市为例,每年的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40%。正如主题曲《无名的人》,那首歌和这部电影都在让我们看见每一个“顶天立地却又平凡普通的人”,这就是我们,我们也一样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按照自己的剧本生活着。这部电影并没有讲述惊天动地的故事,照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电影中阿娟为了家里的生计也离开家乡去广州打工,不得不放弃和朋友一起舞狮。教阿娟舞狮的老师虽然年纪已经大了,体力下降,但他说的“不认”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生活虽然会逼迫我们奔波,压着我们的头迫使我们妥协,但理想依然崇高。阿娟在打工之余也没有放弃舞狮,哥哥虽然忙于生计但舞狮的威风不减当年。这也是这部电影告诉每一个走在人生道路上的我们:拥有理想并为之付出努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电影的最高潮,阿娟为了梦想放手一搏去挑战跳上擎天柱,那是从没有人登上上去过的擎天柱,但全场没有一个人否定这种勇气,大家都佩服阿娟并呐喊助威。我们的生活也会有需要放手一搏的时候,为了实现我们的梦,不自我设限是非常重要的。“阿娟”是每一个不曾退缩的追梦人,每一个脚踏实地地向着自己的理想前进的人。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那个雄狮少年,一路高歌,不断攀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